

弹词名家王柏荫先生今年虚岁九十,实足八十九,“做九不做十”,浙江和上海两地的有关方面为此特地举行了两场祝贺性的演出,一场在上海,一场在杭州,时间都在今年六月初,演的书目是《玉蜻蜓》和《白蛇传》,是王柏荫的老师蒋月泉先生的代表作,因此这两场演出也含有追念老师之意。听说王柏荫两次只上台与观众见了面,没有演。而把舞台让给了他的学生、亲属、再传弟子,也许还有友好等。戏曲艺术家享有高龄,能引以为傲的并不只是他本人还有精力在台上“拼老命”,而是眼看一代一代的接班人在艺术上传承有力;尤其是几个更年轻的后起之秀“雏凤清于老风声”,在观众中建立了声望,这才是最大的安慰。

这次庆典我虽未能躬逢其盛,但承王柏荫先生不弃,给我寄来一份画刊,我观赏好久,不禁思绪万千。画刊翻开来,两页全是王柏荫的个人照,从青年到老年,从“面如冠玉”到“白发

母熊救子

七月,张广才岭下满山遍谷椴树花飘香,也是蜜蜂采花夺蜜的黄金季节。

这天晚上,我家三弟的养蜂场突然闯进两只黑熊,捣毁两个蜂箱,蜂场糟蹋得一片狼藉。三弟从地上黑熊一大一小两个爪印,就知道是两只黑熊干的。为了查清黑熊是从哪里来的,他便拎着开山大斧在蜂场四周转悠,细心的三弟在山半坡上一棵小盆粗、五六米长的大倒木跟前停住了脚步,倒木四周被黑熊踩得溜光,倒木上留下一道道爪印和熊毛,抬头往前边看,还有一条小道伸进大山里。三弟明白了:黑熊是从这条小道进出蜂场,倒木上的熊毛和爪印准是黑熊骑着圆倒木打出溜玩或者蹭痒时留下的。会木工手艺的三弟围着倒木一会蹲下,一会儿又站起来,仔细端详一阵,自言自语道:“对,抓活的。”

成竹在胸的三弟在倒木下半截的正中间劈开一道三米左右的长缝儿,回手又用锯锯了根小碗粗、约二米多长的圆木桩,砍成一个偏面,钉进木缝中,倒木立时张开一道二尺左右的大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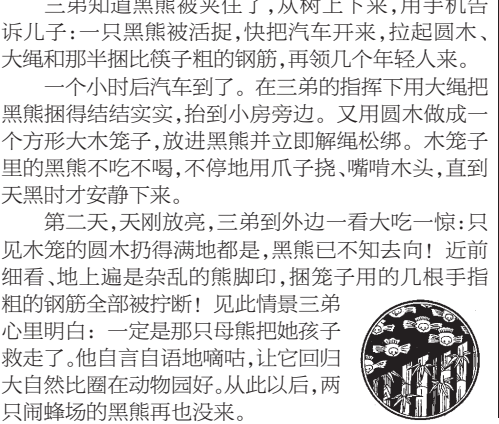
吃蜂蜜已经上瘾的黑熊胆子越来越大,竟然在白天也大摇大摆地进蜂场。

三弟为了观察黑熊的行踪,吃完早饭就挎上望远镜爬上小房前边那棵高大叶密,足以监视全蜂场的老榆树。天近中午,他从望远镜里看到一只黑熊探头探脑地从倒木方向急匆匆地进了蜂场,掀掉蜂箱盖大把掏蜜,狼吞虎咽吃了起来,炸了营的蜜蜂成群结队轮番围攻,黑熊抡起大巴掌左右轰赶,弄得鼻子和脸全是蜜,被激怒的蜂群一阵猛蜇,蜇得黑熊就地打滚儿,嚎叫着钻进树林,三弟说,这回我可看见人们常说的“黑瞎子”(黑熊)吃蜂蜜没鼻子没脸的场面。那真让人好笑又好气!过了一会儿,只见那只黑熊和另一只比它稍大的黑熊出来了,这次没进蜂场两只熊直奔倒木走去。方才被蜇的那只熊,骑跨上倒木从上往下溜着玩。可是溜几次都被立在倒木中间的木桩挡下来,摔得四仰八叉滚到坡下。爬上来又骑上,又摔个倒栽葱,气急败坏的黑熊又一次骑上倒木,两只前爪抱着木桩前后晃动起来,三晃两拔木桩飞向半空,随之黑熊便嚎叫起来……那个个头稍大的黑熊凑上去愣怔地瞅了一会,见势不妙,慌慌张张钻进林子。

三弟知道黑熊被夹住了,从树上下来,用手机告诉儿子:一只黑熊被活捉,快把汽车开来,拉起圆木、大绳和那半捆比筷子粗的钢筋,再领几个年轻人来。

一个小时后汽车到了。在三弟的指挥下用大绳把黑熊捆得结结实实,抬到小房旁边。又用圆木做成一个方形大木笼子,放进黑熊并立即解绳松绑。木笼子里的黑熊不吃不喝,不停地用爪子挠、嘴啃木头,直到天黑时才安静下来。

第二天,天刚放亮,三弟到外边一看大吃一惊:只见木笼的圆木扔得满地都是,黑熊已不知去向!近前细看、地上遍是杂乱的熊脚印,捆笼子用的几根手指粗的钢筋全部被折断!见此情景三弟心里明白:一定是那只母熊把她孩子救走了。他自言自语地嘀咕,让它回归大自然比圈在动物园好。从此以后,两只闹蜂场的黑熊再也没来。



福气

秦绿枝

锡小作休整后回上海,几家大书场几乎都被他们“占领”了。我凭着“记者”的身份去听书时常常从前台钻到后台,与他们也就这样熟悉起来。这一年的冬天上海评弹界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到北京,我是“随军记者”。有一天是到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灌唱片,“蒋王档”合唱的那支开篇《王贵与李香香》,我坐在旁边听他们师徒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互认满意方休。

再看下去,这两张照片我想是左右王柏荫“命运”的。一张是1951年上海评弹团成立,“七煞档”首先参加并成为骨干。这张照片上只拍了11个人,其实有18人,当时号称“18勇士”。

另一张是王柏荫奉调支援到浙江,上海评弹团全体演职人员欢送时的合影。我说不清楚这是五十年代的哪一年。但六十年代初浙江曲艺团在上海西藏书场

夏日清凉说藿香

江苏某镇一位做中医的亲戚家小住。进门后便闻到一股香味,一路嗅去,发觉这股香气来自院墙之内。在墙边的泥地上,种了一长溜心脏形叶子的草本植物,却是从未见过。坐定之后,亲戚告我:这是藿香,因为其叶酷似豆类而有香气。藿香可以解热发火,市面上卖的“藿香正气丸”就是用它作主料制成的。

坐定之后,亲戚摘了几片藿香叶子冲水泡茶,果然是解渴爽口的清凉饮料。以往只知夏日用薄荷或佩兰泡茶解暑,曾在友人家中尝试过几回。此时才知还有藿香可供泡饮。比较起来,薄荷香味太浓而

今日宵打健

吴伟忠

踏上坦途

(本市路名)

昨日谜面:雁群飞来迟

(鞋名)

谜底:人字拖(注:雁群排成“人字”;拖,迟延)



我学电脑,并非因为我要“与时俱进”,也不是因为我多么要强,别人会的我也会。只因为我三十岁就患有哮喘,走不动路。所以从年轻时起,我就没有逛商店的习惯。另外,我也不喜欢打麻将,因为我不会算牌。老伴过世后,我去了杭州女儿家。白天,女儿、女婿都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总得找点什么东西来玩儿。于是我选择了电脑。

我自小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但很多都是只记得其中的名句,不能整篇背诵。工作时也没有那么长时间去背这些。现在有时间了,可以从头到尾在电脑上打出来。这样,一来熟悉了键盘;二来熟悉了拼音字母;三来熟悉了每一首名篇。当我一个字一个字在键盘上敲出了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长恨歌》或者李清照的《声声慢》时,我的快乐不啻于逛街淘到了一件既便宜又时尚的衣

新的。我最早听他们的书是在1950年秋凉之际,他们这一帮“七煞档”刚从无锡小作休整后回上海,几家大书场几乎都被他们“占领”了。我凭着“记者”的身份去听书时常常从前台钻到后台,与他们也就这样熟悉起来。这一年的冬天上海评弹界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到北京,我是“随军记者”。有一天是到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灌唱片,“蒋王档”合唱的那支开篇《王贵与李香香》,我坐在旁边听他们师徒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互认满意方休。

再看下去,这两张照片我想是左右王柏荫“命运”的。一张是1951年上海评弹团成立,“七煞档”首先参加并成为骨干。这张照片上只拍了11个人,其实有18人,当时号称“18勇士”。

另一张是王柏荫奉调支援到浙江,上海评弹团全体演职人员欢送时的合影。我说不清楚这是五十年代的哪一年。但六十年代初浙江曲艺团在上海西藏书场

夏日清凉说藿香

佐以作料,更添风味。

大饱之后,居然无师自通地发了一通议论:我认为,做饼做饭,薄荷、佩兰大概可以取藿香而代之,只有这油煎香叶卷,非藿香莫属,因为藿香的叶子足够大也。主人道:说得有理。为了让你经常有这样的享受,带几棵藿香回去自种如何?这一问,正中下怀。

当主人带我去院墙边掘出藿香,小心翼翼地包扎根部的时候,我不免有点担心:如果种不活,岂不辜负了亲戚的一番美意。不禁为它的成活担心。“你大可放心,草根之物生命力都很强。”

如今,几年过去了,藿香们已在我家院子里长得蓬蓬勃勃,为我们带来了暑日的口福清凉,连小外孙也好了这一口。可惜本人油煎香叶卷的手艺总欠火候,所以还想再到亲戚家去取一次经。

在一次培训课上,讲师拿出一个新鲜的苹果,一张极其普通的钞票,问台下的员工:“不能借助任何辅助工具,也不许破坏苹果的本性,在一分钟之内,谁能将钞票插进这个苹果里玩?”

台下的员工纷纷议论起来。有人说,用铁丝将苹果打个洞后再将钞票插进去;有人说,将苹果煮熟后再用钞票插进去……但是,这些办法都违背了问题的前提条件。各种方法

七十五岁学电脑

苏秀

服,而且在敲击键盘时,有机会仔细去品味这些名篇,每每会有新的感受和体验。

后来,我女儿退休,我们一起回到上海。从网上看到很多老观众在怀念我们八十年代译制的影片和我们这些配音演员。为了回报他们,我就又开始往一些报刊投稿了。

这才感到用电脑写作的种种便利。你觉得这一段多余了,可以一键抹去;若感到什么地方需要加一段,也可以任意插到那里。把前面的挪到后面,或者把后面的挪到前面,都轻而易举。

还有一点,就是快。不用邮寄,也不用找

十多年前我去巴黎旅游,在协和广场看到一座二十多米高、由整块玫瑰色花岗石雕凿而成的金顶方尖碑。当时我就想:这个古老而沉重的巨作是怎么建成的?

后来,我去了方尖碑的故乡——埃及。在盛产优质花岗岩的阿斯旺,我看到了一座平卧着的“未完成的方尖碑”。这个毛坯碑长41米、重一千多吨,它本来应该是世上最高的方尖碑,可制作时碑石的腰部出现了龟裂,只能报废了。埃及导游告诉我们,他们的先祖在石质山体上凿出一排排长沟,然后填放木柴用大火焚烧,火熄灭后立即浇上水,让山石热胀冷缩向纵深开裂……毛坯碑制成以后还要打磨,并雕刻图案和文字。方尖碑完工后就装上大型平底驳船,在尼罗河上顺流而下,送到千百里之外的目的地,最后还要建造巨型塔门,让它稳稳地竖立在基座之上。看来建立一座方尖碑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时日真是难以想象呀!有一首歌写得好:“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其实,一座座方尖碑就是一首首赞歌,它们歌颂了古埃及人在力学、建筑学和艺术等方面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那么,三四千年前的法老王为什么都喜欢建造方尖碑呢?难道真是为了奉祀太阳神吗?在古城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我看到一座29米高的方尖碑,它是一位埃及女王所建。导游为我们翻译碑上的象形文字:“所有异国他族都是我的臣民……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赏赐就是生命、永恒和统治……”看来精美的石头还会向世人诉说:法老之所以要造方尖碑是借祭神之名,来为自己的长治久安而树碑立传。这就像中国的皇帝自诩“天子”一样,都是借助神权来宣扬王权的至高无上。

精美的石头也会哀叹!我曾在意大利罗马的圣彼得广场等地看到过几座方尖碑,这都是两千多年前罗马帝国征服埃及以后,把它们作为战利品掠夺来炫耀武威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跑马广场上的方尖碑同样是拜占庭皇帝抢来的。而巴黎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碑则是十九世纪初,埃及总督为了讨好强大的法国作为礼物贡奉给法兰西的。法国作家福楼拜说过一句很有人情味的活:“它该感到多么厌倦……它一定非常想念尼罗河畔的故乡!”古埃及曾经至少制作了几十座方尖碑,可现今留存本土的只有五座。看来精美的石头只能发一感叹:国盛碑兴,国衰碑亡。弱国,你的命运只能是被掠夺、被进贡!

几年前,我在报上看到一则好消息,埃塞俄比亚人民高采烈地迎回了1937年被墨索里尼抢到意大利的阿克苏姆方尖碑。我们当然希冀“物归原主”,然而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物回归的历程极其复杂而漫长。当下有一个“全球化和人类文明共享”的理念抑或还可以被接受。当各国游客在世界各地瞻仰那高耸入云的方尖碑或在碑下拍照留念的时候,他们心中涌起的依然是对埃及古文明的崇奉和敬畏;而且不可否认,时过境迁,身在异国的方尖碑如今已同周边的胜景和谐地融为一个审美整体了。由此可见,方尖碑早已成了伟大、永恒和壮美的象征,它是全人类可以共享的文化遗产。精美的石头呀,如果你真有灵性,大概也会发出欣慰的微笑……

一切皆有可能

秦湖

都被逐一否定后,大家纷纷摇头表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这时,一名员工大胆地站起来,向讲师质疑道:“既然问题是您提出来的,我想您肯定有解决的妙招吧?”

讲师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大家可要看好了,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

人送。只要鼠标一点,稿子就发出去了。编辑有意见,把修改后的稿子发还给我,我再看后再还给他,也都是瞬间的事。记得我的同事尚华(《虎口脱险》配乐队指挥的)去世的那天晚上,我一面不停地应答采访的电话,一面在午夜前把悼念的文章写好发给《新民晚报》,保证了第二天能及时见报。

除此之外,互联网也是万宝全书。不论你想查哪部电影是哪年得的奖;还是哪部片子的男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也都是举手之劳。

不仅如此,电脑为我的老年生活,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使我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也使我到了耄耋之年,还可以跟天南海北的朋友们时刻在键盘上相聚。因而心胸开阔,从来不知道孤独、寂寞为何物。

七夕会

赏心乐事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俞昌基

精美的石头也会哀叹!我曾在意大利罗马的圣彼得广场等地看到过几座方尖碑,这都是两千多年前罗马帝国征服埃及以后,把它们作为战利品掠夺来炫耀武威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跑马广场上的方尖碑同样是拜占庭皇帝抢来的。而巴黎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碑则是十九世纪初,埃及总督为了讨好强大的法国作为礼物贡奉给法兰西的。法国作家福楼拜说过一句很有人情味的活:“它该感到多么厌倦……它一定非常想念尼罗河畔的故乡!”古埃及曾经至少制作了几十座方尖碑,可现今留存本土的只有五座。看来精美的石头只能发一感叹:国盛碑兴,国衰碑亡。弱国,你的命运只能是被掠夺、被进贡!

几年前,我在报上看到一则好消息,埃塞俄比亚人民高采烈地迎回了1937年被墨索里尼抢到意大利的阿克苏姆方尖碑。我们当然希冀“物归原主”,然而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物回归的历程极其复杂而漫长。当下有一个“全球化和人类文明共享”的理念抑或还可以被接受。当各国游客在世界各地瞻仰那高耸入云的方尖碑或在碑下拍照留念的时候,他们心中涌起的依然是对埃及古文明的崇奉和敬畏;而且不可否认,时过境迁,身在异国的方尖碑如今已同周边的胜景和谐地融为一个审美整体了。由此可见,方尖碑早已成了伟大、永恒和壮美的象征,它是全人类可以共享的文化遗产。精美的石头呀,如果你真有灵性,大概也会发出欣慰的微笑……

夜光杯

夜光杯